



团山雅聚

□ 刘升翔

团山,是小顶山后坡的一座小山。这里谷深林密,清幽寂然,又有怪石清泉,溪流潺潺,还有蝉鸣鸟叫,松鼠跳跃。一个未经任何人工雕琢的山林,一处原始朴素的自然风光。

初中时,曾与同学好友刘衍深、袁徽武、赵增安,多次结伴游团山。线路大体一致,过李家窑,登小顶山,到泰山奶奶行宫,转东南后山,下峡谷,进团山。然后到泉涌处,沿小溪一路下山至神头。顺孝妇河畔公路,经七孔桥,进大街南头,过孙家相府,各回各家。

少年时代,精力旺盛。活蹦乱跳的我们,十几里山路下来,亦不知疲倦。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粘烧钱猴(知了)、逮蝈蝈、捕蚂蚱,无忧无虑,开心好玩。

有次,我们几个玩伴,客串了一次装卸工。外地一辆货车,到有机化工厂拉电石,只有司机,装货无人。机缘巧合,急人所难,我们四个利用星期六的下午,将几十个装满电石的大铁桶,从仓库装上了大货车。回报是感谢与赞扬,物质奖励是一张五元的票子。

面对意外的奖金,商议之后,决定取出两元,举杯庆祝。地点:团山泉眼,附近的小树林;人员:我们四人,一个不少;美酒佳肴:两瓶汽水、一块猪头肉、几只黄瓜西红柿。那天,小伙伴第一次野炊,尽兴敞怀。夕阳斜照团山,踏上回家的小路。小溪边的一处水洼,两条一米多长的水蛇,自由自在地游荡。第一次看到水蛇,无恐惧之感,反心生喜欢。水蛇的轻柔曼舞,让我想到西湖边的白蛇、青蛇。这两条水蛇,能不



能变成美丽的娘子呢?忽然感觉,游动的水蛇,有灵气与仙气附身,令人喜爱。

青少年时代,最后一次游团山,是1975年。下乡后第一次回城,借了一台相机,与增安、徽武、衍深,信步漫游,先到小顶山,又转到团山。半山巨石上,留下我们的合影,山涧溪谷边,拍下欢乐戏水的瞬间。

47年后,又回团山。这次是知名自媒体《美食博山》作者群的雅集。雅集,听起来文绉,其实就是野餐聚会,城外郊游。发起者是群主琴侠。琴侠,年已古稀,精神不减当年。写作、音乐、爬山,是其三大爱好。端阳是总策划,又兼导游、主持、联络员。进山的车辆通行证,一证难求,琴侠顺利搞定。纸杯、蚊香、风油精,这样琐碎的小件,琴侠都提前准备,带上了团山。

美食博山,一帮“吃货”。说是每人自带一菜,大都无视规定,超额奉送。群友“吃货”,早晨赶到鱼市,挑选一条活蹦乱跳的清江鱼,做了一锅拿手的酸菜鱼,连同高压锅,端到山上。鲁博起大早,选购原料,亲自下厨,烹制“小菜四碟”:博山炸肉、香煎豆腐、美极皮肚、时

令松花蛋。国家级烹饪大师“登高望远”,带上几份博山烤肉、青梅居牛肉干,又烹制一盘拌花菜。众人品尝花菜,连连叫好,经主厨解密,方知是蚝油炆拌,其中工艺颇为复杂。如果雅集评选最佳菜肴,一个是王氏美极皮肚,一个是孙氏蚝油花菜,两菜必当入选。为何?这两菜最先被扫光。

因疾未能参加聚会的散淡闲人,撰文发群祝贺。其中一段,叙及美食:

群主群友,十余人许,……桌上有自带佳肴:烤肉、炸肉、豆腐、皮肚,德扒、花生、刀鱼、蛤蜊,更有凉菜四枚、猪头肉一盆,七荤八素,色香味俱全,并有白红佳酿、啤酒若干,泉水洗茗野柴烹茶……

美酒佳肴,新朋旧友,大家徘徊于山林之间,落座于半山吕祖庙前,高谈阔论,畅叙友情。酒过三巡,气氛更趋热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无不涉及。当然,地方掌故,民俗轶事,是议论最多的话题。闲扯议论中,受益良多。琴侠关于博山老城城墙布局的解释,纠正了我六十年的认识谬误。祖籍大街,一直以为是博山城里。其实错也。老城墙

的位置,将博山最繁华的大街、西冶街,都隔到了内城外。印象中沿孝妇河而建的城墙,其实是圩墙,也可以说是外城墙。大街小刘家胡同,居于老城墙与圩墙之间。如果归类,我应该是老城城根下的“城里人”。

则文兄,则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团,关于某钢铁厂倒闭破产的谜底。则文当年全程参与该企业的重组谈判,对许多关键问题了如指掌。转型期间领导人的担当精神,政企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人与企业在大潮中的跌宕命运,听则文兄的精到见解与析剖,不仅感慨系之。一粒微尘,可以反映世界。钢铁厂的境况,浓缩了博山大多数企业的命运。

下午3点半,雅集结束。剩菜打包,已成习惯;将所弃垃圾分类装袋,带到山下,则让我心生敬佩。聚餐之前,群主已将数个垃圾袋,分置桌前各个方向。聚餐结束,残渣余孽,各种垃圾,尽归袋内,一片纸屑、一块鱼骨都清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次文明的雅聚。雅,在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正也。雅道,正道。

能参加雅集,倍感荣幸。为群友的“雅道”精神,点赞。

在一所大院旁

(外一首)

□ 卞奎

等待 一所古旧的大院旁
斯人独徘徊

金瓦红墙
拖长了身影

花丛大钟
回响在氤氲仙气中

手擎酒盏
高过云鬓

独乐乐
何如期许八方

四壁成城
遮不住思绪

不妨操弄丝弦
旋律悠悠然

音律应该是
心灵的符号

夕阳衔山了
斯人还在执着地踱步

不妨构思
不妨翘首观剧

或许那是一个虚幻
编剧者造出哲理命题

等待呀
你究竟在等待谁人

抒怀

让心插上翅膀
让脚下踏上飞轮

去山间
去林丛

在云端游
在浪花边游

该给性情
做一番放飞

或让心绪做一次
诗意梳理

要不要
跳一场广场舞

要不要
潜入水中畅游

还要还要呀
面对青山

踟蹰徘徊
享受构思

在孤独中斟酌
不分白昼黑夜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天热了
还穿长衫

干脆 长歌一曲
还是热辣辣的情愫

抒怀是节日
是给自家给自家的奖赏

儿子当兵 先过父“关”

□ 李秀芹

丈夫老洲从小就有个英雄梦,一直想当兵,但那时当兵名额有限,老洲没有争取到,为此他懊恼了很久,发誓自己有了孩子,一定送他进部队。

大儿子出生后,老洲乐得一蹦老高,回到家便找来斧头、凿子、钢锯和砂纸,连夜做了一杆木头枪,送儿子当玩具,说从小就要培养儿子的军人情结。

大儿子也争气,从小立志当兵,长大后考军校,但奈何中学学成了近视眼,当兵的梦想就此破灭。老洲又瞄准了二儿子,二儿子从小体弱多病,常年跑医院,老洲也断了让二儿子当兵的念想。

二儿子初中毕业读了两年职专,自己动了当兵的心思。我支持他去,因为去部队可以锻炼一个好体格。可老洲坚决反对,说二儿子学习都不努力,加上身体又不好,军营里的苦根本吃不了。

为此父子俩闹别扭,二儿子丢下一句话,他非当兵不可,除非体检过不了关。老洲和他打赌说,这样吧,咱先在家操练一下新兵营的生活,你若受得了苦,我便同意你去当兵。

二儿子一口答应了,从此爷俩开始了仿军营生活,老洲不到4点便喊醒儿子,陪他一起跑步,开始一天跑五里路,后来是五公里,再后来十公里。而且越是中午越拉儿子去地里干活,故意让他吃苦。干完了农活,老洲自己回屋休息,让儿子站在太阳地里一动不动,一站就是1小时,有一次儿子都晕倒了。老洲对儿子说,算了吧,咱不练了,你不是那块料。可二儿子牛脾气上来了,就是不服输,继续练习站功,苍蝇叮他,蚊子咬他,蜜蜂打眼前嗡嗡过,他都不带眨眼的。

后来,老洲还请来了部队复员的同事教二儿子整理内务,豆腐块叠得方方正正,线条

笔直,才算过关。

一年后,老洲终于同意了二儿子当兵,并亲自送他去体检。儿子当兵走那天,老洲说单位有事没去送他,只有我知道,他看似心肠硬,其实心软,他怕自己送别时落泪,影响儿子心情。二儿子进部队半年后,我打算去看看他,老洲不让,说二儿子肯定在部队活得潇洒,新兵的生活他提前一年便经历了,进部队就是老兵。

三年后,二儿子回来探亲,我都认不出他了,眼前的他高大威猛了不少,身上多了硬汉气质,比以前懂事听话,有责任有担当了。

二儿子退役后,在工厂工作,多年在部队摸爬滚打,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单位深受领导和同事喜欢。后来他自己单干,开了家机械加工厂,因为技术好、讲诚信,还有一群战友帮忙,小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二儿子自从退役后,不管

工作多忙也坚持锻炼身体,后来自己干,时间自由了,便在健身房办了卡,每天都去那里锻炼1小时。

二儿子说,一天当过兵,一生是军人,即便脱下军装也要保持战斗的姿态,若有一天国家需要,召必回,所以必须锻炼好体格。

我揶揄老洲,当初你不看好二儿子,非要阻止他当兵,说他不是当兵的料,看来你眼光错误,他无愧那身军装。

老洲怼我:“你知道啥呀!我老洲送儿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才故意激二儿子,让他提前锻炼,达到一个合格军人的标准,到了部队才不会丢我面子。”

老洲果然心眼多,这套路连我都不透露,是位合格的家属。